

羊城一炬

陈 国 凯 著



羊城一夜

萌芽丛书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方 昉

责任编辑：丘 峰

羊 城 一 夜

陈 国 凯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1 字数 142,000

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135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125 定价：0.49元

编辑例言

文化大革命前，我社曾和《萌芽》月刊编辑部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，从今年起重新恢复这套丛书。新出版的《萌芽丛书》仍和过去一样，以文学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，以介绍文学新作、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为目的。但与过去的丛书也略有不同，一是仅出小说，不出诗歌和散文；二是过去只出短篇小说集，现除了短篇小说集外，还兼及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，尤其是中篇小说，更为欢迎。

《萌芽丛书》坚决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题材、人物、风格的多样化。

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短篇小说的新人，都可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，由我社和作者协商编选。中篇、长篇小说一定要处女作。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作品的作者，就不再列入这套丛书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新人不断涌现，衷心地祝愿他们迅速地成长。我们坚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，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七月

序

萧 殷

陈国凯同志将他准备结集出版的十八个短篇小说送给我，要我为他写序。这些作品在发表之前，大部分我都读过。今天能有机会集中地细读一遍，心里感到无限欣慰。

陈国凯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培养起来的优秀工人作者之一。他的作品，在南国的读者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。我认识陈国凯是在一九六二年，他发表了小说《部长下棋》以后，我们之间便建立了友谊。那时候，他是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，近视眼镜后面闪动着一双发光的眼睛；他不善于谈吐，但所谈的却很有见地。仅仅几次接触，我发现他对工厂的生活和各种人物都极有兴趣，每谈起这些，不仅在外形上绘声绘色，且看得较深，能一语通透灵魂。后来，在他的习作中还发现他很注重写人的性格，并且在这方面露出了一些才华。我，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人，看到这样一株茁壮的、洋溢着生命液的文学新苗，当然是十分高兴的。这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慢慢密切起来，他有时写信来，有时也顺道上门来找。我们无所

— 1 —

不谈，谈革命，谈生活，谈创作，有时也谈创作中的欢乐与苦恼。偶尔，我也针对他在创作上碰到的某些难关给他介绍一些中外短篇名著，尤其是契诃夫的一些作品，供他参考。

正当他陆续发表了几个较好的短篇的时候，便遇上了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。我竟亲自目睹了一位工人业余作者并不比老作家好多少的遭遇！他因为《部长下棋》被扣上“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”的莫须有罪名，而遭到无休止的批判。一篇六千字左右的小说，作者为此被迫写的检讨，竟达五、六万字之多！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发表《大学归来》之后，在“四人帮”搞的所谓“反文艺黑线回潮”的妖风下，他这篇小说被诬为“毒草”，并准备在报上重点批判。政治上的压力不仅使他无法继续创作，而且几次迫使他几乎走上绝路。这些情况，我是从他偶尔来信中“欲言又止”的破碎语言里面得知的。当时虽然我的处境也十分困难，但还是给他回了信，也用“破碎”的语言表示：绝不向邪恶势力屈服，光明一定会出现！

陈国凯和我，终于盼到了“四人帮”的覆灭。旺盛的创作活力，又回到了他的身上。一开始，也许由于来不及抖落“四人帮”在文艺创作上所散播的种种毒雾，因而，他写的作品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图解政治、模式人物的痕迹；但他很快发现了这种枷锁和镣铐，并在一次来信中大呼：“下笔如有鬼！”一旦当他摒弃了这套“三字经”，真正从生活出发，从人物出发，较严格地遵循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时，他的创作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盛旺时期。在工作任务繁重、不脱离生产岗位的条件下，他利用不多的业余时间，常常通宵达旦，奋笔

疾书；就这样连续发表了十几个较为成功的短篇小说。其中《我应该怎么办？》虽然已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，但《眼镜》、《龙伯》、《家庭喜剧》、《开门红》等等的感人力量，并不因此而逊色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八篇小说，都是反映工厂生活的。这些作品描绘了众多人物，我们读着它，如同置身于沸腾的工厂生活之中，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就出现在我们眼前。从这些短篇中可以看出，作者善于刻划老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形象。同时，作者还为我们描绘了战斗在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、领导干部和工人家属。从一般业余作者来看，能着重于写人，写人的性格，是陈国凯一个突出的优点。作者善于从平凡生活中捕捉并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人物，还善于用简洁的语言，写出人物在特定行动中的典型心理状态；并善于写人物自身性格的变化和发展，从而体现出人物精神面貌的复杂性。他的小说，风趣幽默，有工人的特点；富于工厂生活的实感，有生活情趣，而场景和气氛的描写也较传神，且有地方色彩。

这个集子所收的十八篇作品，其中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写的占了十篇之多。可以说，它们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，都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一个飞跃。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是：再现了打倒“四人帮”以来工厂的战斗生活，以及广大工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风貌；提出和回答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。作者选取题材，刻划人物，提炼主题，都十分注意将它们放在这十幾年来的斗争生活的广阔背景上去斟酌、推敲和琢磨，并

且自始至终与广大人民的爱憎感情息息相关。正因为作者能与时代、与人民一起思考，并通过艺术形象给予说明或回答，所以，这些作品才能那么强烈地拨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弦，产生了有益的社会效果。作者的这一成就，是同他自己长期的感情积累和深化分不开的。可以想象，在这十几年中，作者如果不是亲历其境，身受其害，是绝不可能写出如此令人激愤、如此激动人心的作品来的。

回顾陈国凯走过的创作道路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作者始终没有离开过工厂生活。他十分注意在生活中观察和分析各种各样的人，又积累了丰富的素材，于是各具个性特征的人物也就越来越多地活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整整在工厂生活了二十年，先后当过化学分析工、车间电工、仓库搬运工、清洁工、炊事员，还搞过工会、宣传等工作。他的小说中的人物，大都有作者自己、他的亲人、朋友以及周围群众的影子。

一个小说作者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特别是在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不要脱离生活。生活之树常青！只有牢牢地扎根在生活的沃土之中，并从中不断汲取养料，才可能在创作上不断出现新的突破和获致新的成果。

自然，陈国凯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和弱点，社会斗争中存在的一些较尖锐的问题——也即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、迫切需要提出、但又还没有提出来的问题，在陈国凯的小说中还反映得很不够。有些业余作者很善于思考，对斗争中的一些问题，经过反复的分析和判断，最后尖锐地向读者提出来，这是极其可贵的。凡是优秀的作家，他首先必须是先进的思

想家。在这一点上，陈国凯同志应当急起直追。当然，我不希望他用议论的方式去表达这种思考，而是运用他所习惯的形象手段去发挥他的思考。

这个小说集的出版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有影响的工人作者为数不多，现在，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也还比较少。本书的出版，对今后进一步反映工人的战斗生活，无疑是一次推动，对于广大业余作者，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。

一九七九年五月于广州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集作者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创作的十八个短篇小说。

作者以南国沸腾的工厂生活为背景，向读者展示了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：有对为祖国科学事业而勇猛攀登的科技人员的颂歌；有对以厂为家、敢于对“四人帮”斗争的老工人的赞扬。更多的是反映青年生活的：有青年男女喜剧性的约会；有新婚青年如何对待爱情、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絮语；还有对“四人帮”一伙残暴地迫害青年男女而造成的悲剧的血泪控诉。

作品情节生动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感情真挚，具有幽默感。



目

录

序

萧 殷

部长下棋	1
总工程师	12
相亲记	21
丽霞和她的丈夫	27
责任	41
新来的图书管理员	49
大学归来	62
主人	72
女婿	80
家庭喜剧	103

— 1 —

学生	119
眼镜	123
开门红	138
结婚之后	149
龙伯	156
我应该怎么办?	168
“看不惯”和“亚克西”	198
羊城一夜	214
后记	221

部 长 下 棋

南国的天气，说变就变，刚才还好端端的，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眼看大雨就要倾盆而下。我正待在这中途露天候车处，连雨伞都没带一把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突然“啞”的一声，一辆载重卡车在我跟前停下了，一个“胡腮佬”从驾驶室探出头来：“去化肥厂的吗？走吧！看大雨就要卷来了！”我急忙把行李卷拖上车，和一个三角脸司机靠坐在一起。

“市郊车隔半小时才开一次，不知道吧？新来的？”“胡腮佬”转着方向盘问。

“嗯，才从学校毕业出来。”

“学哪门的？”

“中文。”

“啊，是个‘秀才’呢！”“胡腮佬”司机眉毛一扬，高兴地说，“秀才老弟，到了厂子得多写两篇好文章呀！看，前面烟窗最高的就是我们化肥厂，美极了！要不认为我‘好大喜功’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干得很不坏，四个月完成了半年的工作量。用诗人们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‘创造了英雄的业绩！’老李，是吧？”他十分风趣地笑着。

“又吹啦！”三角脸司机笑着瞅了他一眼。

“一点也不吹——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尊严担保，如果不信，老弟，试试看，保证你不上三天就爱上这厂子，可惜我不是诗人、画家，要不，我真得好好描它几笔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们都忍不住笑了。

“倒象个公共汽车上的宣传员呢！”我心里想，看着这副熟劲儿，不由得仔细把他打量一下：他身材十分魁梧，半敞开胸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脯，耳大，口方，象刷子般的浓眉下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，瞳孔似乎特别大而黑，加上那向上竖起的短发和钢刷般的络腮胡子，给人一种相当粗犷、英武的感觉。他身穿旧粗布工作服，工作服的口袋特别大，口袋里还装了一副象棋。我想，他准是个棋迷。

化肥厂果然规模宏大，简直象个小城镇，汽车驶进厂区，就象走进了机声轰鸣的海洋。辽阔的天空，浮动着乳白色淡淡的烟云，有时轻风过处，飘渺天际。高大的厂房，一排排，一座座，鳞次栉比；巍峨的铁塔，凌空跃起的管道，如龙盘虎踞，很有气派，壮观极了。大门口生产统计牌正标明生产飞跃的情况。

我被分配在厂党委宣传部工作。来到宣传部，部里的人都不在，只有女干事徐志莘在埋头不知写什么，面前还堆了叠刚打印好的文件。

志莘热情地给我介绍了宣传部的情况，甚至连干事们的性格特征都谈到了。谈到宣传部长余奕行时，她笑道：“人们叫他‘杂工部长’，是个棋迷。一下班，大口袋里装上象棋，哪

里老工人多就往那里跑，人家干部中午都要小休一会，养养神，可他不兴这一套，任你干得怎样累，只要弈上两盘棋，他又精神奕奕了……”我心想，这人倒奇。

午饭用过，还不见老余回来，志莘说：“我带你找他去。”我们穿过办公大楼的长廊，来到车间大工棚休息室里，只见有的工人斜靠在新锯开的木料上小憩，有的打扑克，老工人大都在下象棋。我在人群中发现了“胡腮佬”司机，正和一位瘦小的、眼角有块小疤的老工人下棋。我正待上前招呼，志莘却指着他对我说：“这就是余部长。”

我愕然：“他不是司机么？”

志莘笑了：“你不知他的底细：他整天跟工人混在一起，心眼又鬼灵，现在差不多厂里的技术活他都能沾一手。平日，他坐在驾驶室里，是司机；拿起扳手，是机械工人；走进控制操作室是化学工人；肩上红布一搭，是搬运工人……这就是他被人叫做‘杂工部长’的由来。”

听着听着，我心里不禁油然而起敬意。老余下棋十分入迷，两道浓眉吊在一起，敞着胸，一条腿盘驾在条凳上。

“老余！”志莘叫了一声。老余连头也没抬，向后摆了摆手，一会才问：“有要紧的事吗？要不，最好待会儿，看，兵临城下了，局势十分危急！”志莘看到这样，也就不则声了。事实上，她也是个棋迷，早被棋局吸引住，当“参谋”去了。我围上去，果然局势对他十分不利，护驾的“象”“仕”已被吃得精光，一群过河小卒正协力围攻这“光棍司令”。

虽然大难临头，他倒笃定泰山，沉着应战。不知道什么

“神机妙算”，在一片车马炮的叫声中，他居然反败为胜，“背水”一战，“重炮”入“中宫”，“将”起“军”来了。局势危急，老工人的黑脸变得更瘦小了，来“马”道上，又布满“刀山”，真是寸步难行。

“我的老兄！要不是你当初‘眼底无人’，错失一子，怎有今天！”老余笑着敲了敲棋子。

“胜败兵家常事。怎的，又扣大帽子了！”对方笑着，搔了搔头皮。

“怎么？这顶帽子戴得不合适？”老余还在漫不经心地开玩笑。

“你们干部给戴的帽子，我这老百姓敢说不合适？反正这顶帽子我已经戴过一次了。”对方笑了笑，调回了两只“车”保驾。

“谁给戴的？”老余认真起来。

“谁给戴的？……唉！话，反正还不是你们干部说了算！”对方飞出一只炮。

“为什么？”老余停了走棋，问。

“干部里也有好有差，哪能都象你……算了，不说了！说得不对又讨人嫌！”

“你老兄一向爽脆，怎地吞吞吐吐起来！”

“将军！”老工人的注意力已集中到棋盘上去了，出其不意，出“车”一将，但是老余已心不在焉，还在刚才的问题上打圈圈。老工人笑道：“你这号人就是怪，啥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走棋吧，这事，有时间再和你磨，要不，我杀棋了。”老余

这才小心翼翼地调兵遣将干起来。

“看到没有？”志莘后来对我说，“就是这副棋盘子，把老工人心里话都掏出来了。人们说他是顺风耳，千里眼，全厂近万人，大小事儿都瞒不过他，就拿刚才这刘师傅来说吧，平日，三榔头也敲不出一句话来，看，现在……”

临近上班，棋局才结束，老余抬起头来，看见我，听了介绍，高兴地说：“好极了，刚才在车上我就盘算着如何把你弄到手，想不到自己跑上门来了，应该给干部科长记上这一功。”说着，毛茸茸的大手伸来，就象老虎钳似的把我夹住了。他仔细端详着我的手，风趣地笑道：“不过，老弟，这双手太白太嫩了，得好好磨炼磨炼。有人说我们搞宣传工作的人‘头脑复杂，四肢简单’，我听了心里就有气，老弟，你千万不要往这道道上走。我说：手上茧儿越厚，宣传工作就越深入，越细致。”

他问了我一些简单情况后，便问我喜欢哪种文体活动。惭愧，业余时间我除了和书本打打交道外，其他活动都不感兴趣。老余听了，却惋惜地说：“老弟，搞宣传的人，连下棋都不会，这是个损失呀！我建议，从明儿起，你学学下棋，打打篮球，要培养起兴趣，这对你今后工作会有好处。要不，我俩个订个‘师徒合同’，怎样？”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妙论，见面第一天，正经的还没谈，倒叫人学下象棋，打篮球，我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没什么好笑的。不信，老弟，你以后会明白的。”他嘱咐了志莘几句，叫她下午带我到各车间跑跑，熟识熟识，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就到磷肥车间找他。志莘说：“今晨你不是说下